新刻增補藝苑巵言

增補藝苑卮言卷之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新安程　榮仲仁校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木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鷇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見易通卦驗

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夏至景風立秋涼風秋分閶

閶闔風立冬不周風冬至廣莫風見易緯初春至夏五日曰花信風梅花風先楝花風後凡二十四番見歲時記六月黃雀風見風土記九月鯉魚風見提要錄三月鳥信風五月麥信風見國史補又雄雌風見宋玉賦離合風見陸機要覽上行曰扶搖風曲上曰羊角風見莊子梅雨後涼風一月曰舶棹風海大風曰颶母風發時先緩後急曰鍊風見嶺南錄清明大月支八月風曰蒲萄風見金樓子杏花雨見提要錄又桃花水河溯謂之淼火雨三月榆莢雨見氾勝之書

三月三日留客雨見陸機要覽五月分龍雨見續博物志七月灑淚雨七月六日洗車雨見歲時雜記九月黃雀雨見提要錄

風神曰孟婆對風母可也又風母如猿打殺遇風即活雷公如猪冬月蟄地中掘得之二物皆可食作對甚切其形亦相似也

楊用修記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竭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汋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筆之

莊子云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舃一名車前陵舃得鬱棲虫名則為烏足草名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蝴蝶化而為鴝掇虫名鴝掇千日為乾餘骨鳥名乾餘骨之沫為斯彌虫名斯彌為食醯酒上蠛蠓頤輅虫名生乎食醯黃軦虫名生乎九猷老虫瞀芮虫名生乎腐蠸亦虫名爾雅云一名守瓜一名瓮瓜羊奚草名化乎不箰久竹生青寧虫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未詳列子又有羊肝化為地臯馬血為轉隣音磷鬼火也人血為野鷂為鸇鸇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燕為鴿田鼠為鶉朽瓜

爲魚老韭爲莧老羭爲猨魚卵爲蟲晉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䠶純雄其名稺蜂餘同莊子

黃魚化爲鸚䳷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豬沙魚之班者化爲虎見倦游雜記

有情化無情婦人化石山蚓化百合無情化有情腐草化螢陳麥化蝶

鯀化黃熊望帝化杜鵑褒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黿徐伯化魚其他不可勝記

雨水槩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鱉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蜃蛤蠶食桑老績而爲繭繭又化而爲蛾蛾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

志稱婁縣石首魚化爲鳧羅州魚化爲鹿石首小者一名踏水一名春來吾婁人今不聞化二名亦不聞

奚仲造輅車見李尤銘

黃帝作指南車又作華蓋太公作曲蓋殷高宗作雉尾扇俱見崔豹古今注指南車沈約宋書云周公所作

記里鼓車沈約宋書不著作者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行每一里木人擊鼓一椎按劉子厚有記里鼓詩

秦文公作旄頭飾騎見列異傳玄中記云秦始皇作

黃帝作旗幟見列子

黃帝作旃又作冕見魯昭公作弁俱見世本

黃帝作几見李尤銘

舜作五明扇見古今註

與作甲與少康子也見世本

蚩尤作戈戟矛見李氏春秋又作劍及鎧見管子

鑿齒作楯見山海經

揮於作弓夷牟作矢俱黃帝臣也見世本荀卿子云

倕作弓浮游作矢山海經云少皞生般是始弓矢黃

帝作弩見古史考

鯀作城郭禹作宮室俱見世本

神農作市見古文

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俱見呂氏春秋

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

神農作耒耜見古史世本云倕作

皇甫隂作樓及犂見魏略

夙沙氏作鹽見世本

儀狄作酒見呂氏春秋又戰國策云帝女儀狄造酒

鯀服牛相士乘馬胲作駕三人皆帝堯臣也見世本

又宋衷云韓哀侯作御

蒼頡造字黃帝史也見世本

舜造筆見博物志又云蒙恬造

蔡倫造紙見東觀雜記

堯作圍棊烏曹作博見世本

齊武陵王曄作側楸碁局見馮鑑續事始
老子入胡作樗蒲黄帝作蹴踘見博物志
劉向作彈棊見西京雜記
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俱見後魏李邵序
漢武帝作藏鈎見辛氏三秦記
晉鞏衛尉作四維戲紙局木棋見李秀賦
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
紂作粉見博物志

尹壽作鏡見玄中記

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孟頫帝王統錄云陰

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是陶唐氏作

岐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

神農氏作琴見世本禮記云舜作琴廣雅作伏羲

庖羲作瑟見世本史記云帝使泰女作瑟山海經帝

俊子晏龍爲之

蒙恬作箏見風俗通按禮樂書已有之恐不始恬

武帝始用箜篌見史記續漢記云靈帝作按釋名云

師延作也、

帝嚳令林卜作鼓鞞、見呂氏春秋、又云倕作鞞及鼓

炎帝伯陵作鐘、見山海經、

黃帝作清角、見國儉賦、

女媧氏作簫、見禮記、風俗通作簫

女媧氏作笙簧、隨作竽、女媧臣也、商辛作塤、蘇成公

作篪、周平王時諸侯也、俱見世本、

丘仲作笛、漢武時人也、見風俗通、或云塤篪笛久矣、

黃帝作釜甑、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

孟莊子作鋸鑿見古史

夏少康作箕帚見古本

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俱見古史

伯益作井見博物志

公輸般作石磑倕作銚俱見世本

蚩尤作冶見尸子

神農作陶見易尸子云昆吾作

雍父作舂黃帝臣也見世本呂氏春秋云赤冀作杵

伏羲氏作網見古史世本云句芒作網及羅伏羲臣

也

詹何作綸鉤及餌見劉子

黄帝作舟檝見易

舜作尾袢匕罳見古史

夏禹作伺鳥即相竿也見古今註

黄帝作斧鉞見輿服志

黄帝作刀見洞冥記又見二儀實錄

蚩尤作陌刀舜作觸蚘符筒帳幄亦見二儀實錄

五兩候風扇也淮南子曰綄兵書曰以鷄羽重八兩

爻五重旗羽繫旗巔爲五兩

笭篕船中牀以薦物者也栟柯者繫船筏也郡出此材以得名見華陽國志

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女媧氏以竹爲笄赫胥氏以木爲梳苞以銅爲笄舜以牙玳瑁爲梳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僊髻參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垂雲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僊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髾髻同心髻魏武帝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

晉惠帝宮有芙蓉髻陳宮有隨雲髻隋文宮有九貞髻煬帝宮有迎唐八鬟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唐祖宮有半翻髻反綰樂游髻明皇帝宮中雙鬟望僊髻迴鶻髻貴妃作愁來髻貞元中有歸順髻又有鬧掃粧髻漢梁冀妻作墮馬髻長安城中有盤桓髻驚鵠髻又作撇家髻及倭墮髻王憲亦作解散髻斜插簪周弘文少時着錦紋髻二公皆男子尤可咲也

春申君客躡珠履秦始皇有望僊鞋漢有伏虎頭履繡鴛鴦履東晉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朵履南宋有重

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

婦人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

舊爲屐者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

幘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武惜財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以色別其貴賤帢即帢也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因而弗

改巾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
尚書八座三省侍郎白帢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
官著烏紗帢士人宴居皆著帢矣王丞相白帢練布
單衣江左以後白紗帽遂爲人主之服臣下不敢輒
用按五行志服妖傳玄議白帢白乃軍容非國容也
于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南齊書亦云白帢單衣謂
之素服以舉哀臨喪者又初作白帢橫縫其前以別
後名之曰顏永嘉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
帽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

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永明中蕭諶開博風帽後裳之製爲破後帽末年民間製倚勸帽建武中帽裳覆項東昏侯斷之東昏時群小又造四種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二曰兎子度坑三曰反縛黄離㗲四曰鳳凰度三橋皆服妖也吳孫休衣服之制上長下短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上有餘下不足也魏晉武太始初衣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褄下掩上也元康末婦人衣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内出外也

晉永嘉間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

被於額自出而已吳婦盛粧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
於耳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
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俗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髲既多
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
頭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
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

漢梁冀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妻孫壽作愁眉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咲周弘正着紅褌錦絞髻踞開善寺門聽經後又着綠絲布袴繡假種錢劉顯皆所謂服妖也

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爲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鬢爲首飾而好服黃裙近服妖也時人爲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學齋佔畢有云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斂髮畧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

下至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爲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鵕鸃閒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䍦白鷺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爲禮而戴冠不巾者爲非禮又朝服幞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周而施長脚同伶優之賤至於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以至於優

舄則古有舄有屨有鞵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屨爲靴而至今服之本朝徽宗政宣閒嘗變靴爲屨矣至高宗時務反政宣之失仍變屨爲靴冠屨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至如上衣下裳各爲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爲橫幅而綴於下謂之襴今之公裳是也戎狄之服也歟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革

吾所以備著晉及六朝服飾之異者不惟見其時趣

之異亦欲使善畫者不取譏於有識與鑒畫者之不為人所給也

今公侯伯所戴貂蟬冠制按武冠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惠文冠以其趙惠文所造也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即今之籠巾也漢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金取剛強百煉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内競悍而外柔縟真貂也故曰貂不足狗尾續今則取綠繩屈曲而上有

纓耳今蟬有三等國公玉侯金伯玳瑁

今文臣冠卽古進賢冠也然古前高七寸後高三寸與今稍不同今則後高而前低梁制人主始加元服五梁三公及公侯三梁卿大夫關內侯千石以上兩梁餘一梁今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以次而殺至九品雜流一梁於前綴一小粧金獬豸曰豸冠內外臺臣得戴之按古獬豸冠高五寸以縱爲展筩鐵爲柱卷亦似不同也

漢天子不能鈞駟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鈞駟淳駟

也然則天子亦四馬矣曹公以騎征伐故重牛車道
晉世而益貴至有螢蹄角稱八百里駮又日行七百
里如王君夫街道將者江左而後又有當世快牛陳
世子青士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豲禿白鼻。
沈約宋書天鹿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角端日行
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曰淵黃帝時獸跌蹄后土
之獸俱神靈能言語解者幽隱獸能辟災害飛兔騕
褭俱日行三萬里神馬也天鹿疑即天祿辟邪而形
不稱角端在元太祖時見西域元太祖時耶律楚材

引以祖師與

穆天子傳狻猊名重工徹止雚猳來白龍狗獸名白狐玄貉赤豹白虎狻猊野馬卬卬距虛犲牛豪馬豪牛豪羊鳥名鸛雞白鳥青鵰草名藿葦莞蒲茅萯蓴萋苔葦禾禾木名模董姑繇

史記世俘解謂武王狩禽虎二百有二猫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征四方

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九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雖夸大不經之辭然武王克殷之後封同姓及異姓功臣數十餘國此必有所廢滅而一無所考豈儒不學邪以為後世無以考吾不信也

今人俗書黃魚作鱑魚非也爾雅曰鮤鱴刀注今之鮆魚亦呼為魛魚按山海經浮玉山北望具區苕水出於其陰其中多鮆魚郭璞注云鮆魚狹薄而長頭一名刀魚太湖中饒之蘇子瞻詩知有江南風物否

桃花流水鮆魚肥

江鮆湖鮆皆有子海鮆無子下河魨大斑魚小形同皆美肝有客戲謂海鮆為江湖之蕩婦斑魚為河魨孫謔而有理

物之一變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蒲帆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裂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其肉暴為脯美於

牛肉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用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鹿肉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楙野客叢書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於麋鹿亦不能辨矣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出示元內府所藏巨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

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鈿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命學士宋濂爲賦濂既承命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疑祐陵所書又以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一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鳥卵形圓而色青者以爲疑又引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以爲實跋尾復云徽宗本記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爲保和殿至四年壬辰夏四月丙午詔錄三

館書道三和殿及清樓秘閣方書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於二年甲 之即甲申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月終尤不可致詰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祐陵所書雜書載海外多大桃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宋記如此按[illegible]中記六木子七尺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爲大如十斛籠又拾遺記漢明帝時獻巨核桃此桃霜下結花隆暑方實鄴中記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神異經東北荒有桃高五十丈

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然則尸桃核誠非王母所遺漢武者矣

秦中果實之佳者曰偏桃仁燕中果實之佳者曰巴旦杏仁巴旦蓋胡元時語也今杏仁多而偏桃仁遂少按嶺表録異曰核桃出畢占國肉不堪食胡人多收其核遺漢官以稱珎異其形薄而尖頭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酸似新羅松子性熱入藥分與北地桃無異今巴旦杏亦不堪食其仁味甘於榛而鬆於榧真佳品也

枹朴子曰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見用缺盆覆盆釜鬵大戟鬼箭天鈎則鐵石之癡也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

元太祖西征至印度過大獸其高數十丈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斯獸奉書而至且馳

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按漢書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其獸則麒麟角端張揖曰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爲弓郭璞曰角端似豬角在鼻上可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師古曰郭說是也史記作角端音端漢書文選皆作端然則角端乃北中一獸也楚材權詞以對耳不踰年而元祖崩豈非神異之物乎璞又注麒麟云麒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陶九成併以以釋角端云似麒麟而無角稱何鹵莽之甚耶據璞解則今之畫一角者麟也非麒也

〇郡國志曰大賓縣漢布山縣地有堂牛與蛇同穴牛嗜鹽俚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探之牛舐之出外則不得取其角為𧢦一曰糖牛又山海經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爾雅云鳥為鵌鼠為鼵郭璞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胡承之云甘肅米晶衛山中亦有此異鳥則灰白色更名不同見鼠則如郭注蒙名竝未見

增補藝苑卮言卷之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新安程　榮仲仁梓

吳起爲西河守欲攻秦亭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門之外而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商鞅徙木之賞蓋本此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

○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

穿井而獲狗何也孔子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土之
怪曰墳羊然則夫子以為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
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賈晉太興元四
等年及隆安初皆於地中得犬使夫子而當其時不
誤對哉夫子又云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
罔象而吳先主樀樹中所之有物面似人而狗身陸
敬叔曰按白澤圖云木之精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
可烹食之當是時夫子又當誤對也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師而伏

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幷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令尹盡誅爲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狥於市曰蘇秦爲齊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若起與秦身死而能報讎者也

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爲申包胥戰國策以爲棼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

吳公子慶忌欲復王僚之讎而爲要離所殺夫差將亡公子慶忌驟諫欲殺不忠者爲夫差所殺一見史記一見左傳然則吳有兩公子慶忌耶

說苑云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荀子云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矣趙又有左師觸龍說太后長安君爲質事是有三觸龍一諂而一忠又二觸龍俱爲左師亦奇事也晉文公之舅狐偃字子犯爲上卿稱咎犯其孫平公以咎犯叅治國晉亦有兩咎犯也

宋子罕與田恒九人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
下以謀上又云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
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然則子罕者左
氏以爲賢相而韓非氏以爲弑君之賊也
荀子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註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爲韓克盡
前人之愆者也
漢儒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商母啓燕
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稷故

周姓曰姬禹偶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者順生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紂誅順生者子孫順云故報王伏此甚可笑桀亦非誅死也王充辨之更益

支離

夏禹伯益作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郡縣神農作本草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云孔丘卒左丘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燕王喜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李斯作蒼頡篇而有漢兼天

下海內并廁貐猰韓獀畔詩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有班固敘贊劉向作列仙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又作列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深婦人嫕傳顏氏以爲後人所羼非本文也然山海經本草爾雅恐亦非禹神農周公作

孔子三世出其妻曾子之出妻也以蒸藜不熟孟子之出妻也以惡敗按禮記檀弓曾子父子俱出妻然顏氏家訓有云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遂終身不娶恐別有據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據此則太公一吃采事變非出道人也誣罔那可信王充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鯀何得有此事而充妄引之

○處子賤治單父而腥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若

教之也

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見史記又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見韓非子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起從其僕謀謂武侯曰起賢人也而國小與疆秦壤界竊恐無留心也武侯曰奈何曰試延

以公主無留心則必辭公仲召吳起令公主怒而輕公仲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也辭武侯遂疑之起出奔楚見戰國策合三者觀之爲起妻者不亦難哉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居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紂不聞有宣室果桀所也漢不宜以名齋殿

淮南子武王勊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註謂上黨地楊用修引列子稱太行爲太形從形字音此亦一證

○古樂録載卞和獻楚王玉玉使樂正子視之以爲

石也而刖和足此樂正子即所謂下堂而傷其足三月不出猶有憂色者也又傳稱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使羿射九日盡墮及羿妻竊長生藥入月爲嫦娥事雖不經而極可笑乎嘗戲作荆玉篇末云膝行向前中自傷野人安敢望陵陽惟憑寄與樂正子三月胡爲不下堂又古意末句云不信雕菰摧九日却留明月憶嫦娥可供藝林一咲

阮嗣宗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註謂李夫人趙飛燕大誤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

應與婕妤游從班史谷永傳又有爲趙李報德復怨

註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楊用修又言即趙季李欵

然二人皆陽翟大俠爲何並所殺未審孰是

平陵方望以書別隗囂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廵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上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願將軍勉之雖鴟夷子皮何以加焉然至並劉林作天子自爲丞相卒陷大

僇死者有知能無爲西州強魄所笑

梁冀使馬融爲飛章奏李固云胡粉飾面搔頭弄姿此雖誣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白不去手又五行志稱其好着婦人之服以爲服妖顏氏家訓有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傅朱粉耳昔人不知隱囊之制觀此可以意會矣古字穩皆作隱疑此穩囊也

陰符經是秦漢人贋作李筌爲之釋仍託辭於驪山

老姥以神其說楊用修遂謂爲荃作非也荃開元時
人求徽中褚河南遂良嘗奉古爲一百卷今養生家
尚尊之以比於素問若同
驚帆魏曹洪所名駿馬也馳馬吳孫權所名快舫也
二事正相反而又相對非一時甚奇舟又有鳴鶴飛
鳥青鷁鴜鶖鶖雀鸚鵡鶺鴒鶂頭鴻乙者皆鳥名見
西京雜記晉宮閣記吳志蜀王本記輿服雜事諸
書白鵠青雀見梁元帝詠
楊用修記魏蘇則與士茂同隱太白山則爲侍中侍

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咲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車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坐車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爲韻語以荅茂陳晦伯正楊辨之更不明按虎子褻器也漢侍中親省起居不免奉溺器漢孔安國以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鹿車柴車也即僅容一鹿故名漢冗散郎乘鹿車見趙意傳茂以則雖貴而褻故咲之則謂我雖褻不若汝之遲滯也以虎子對鹿車又借

往宿不止車生耳意非謂重較反語也
至充有辨諱諸篇其辭雖繁猥亦足以見當時風俗
也大諱四其一諱西益宅墓與田則不諱其二諱被
刑爲徒者不得上祖父墳墓其三諱婦人乳子以爲
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不與交通乳
子之家亦忌惡之踰月乃入室江北乳子不出房室
至大乳置之宅外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
犬其四諱舉正月五月子至刑俗微小之諱如厲刀
井上承屋檐而坐反懸冠偃縞以著相受相代掃之

類不一而足又穿墓起宅蓋屋擇日壘田治園圃不

擇日沐頭擇日浴不擇日裁衣擇日治冠不擇日今

亦因之學書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不以子卯

舉樂云殷夏以子卯日亡也今小兒除髮避火日丁

日、

荊楚歲時記、五月忌曝牀薦席又忌上屋

俗謂夔一足而莊子又有夔憐蚿蚿憐風世人真以

夔一足矣獨韓非子明之哀公問孔子曰夔一足信

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〻

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又謂黃帝四面而尸子明之引孔子云帝合如已者四人于四方謂四面耳非眞四面也

古稱金鷄放赦至今詔書於五鳳樓以金雞口銜下之三國典略司馬膺之曰案海中有占天鷄星動當有赦故帝王以金鷄建赦

商雒尚十有四祭君謨以問劉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古罍銘有十三月十九月牧敦銘惟王十年十有三月十三月或是閏月若十四十九月則不可

矣或以爲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要之古無此
禮殆不可曉也
典謨之世君臣俱稱朕至屈原猶稱朕皇考秦制定
而後人臣始不敢稱朕矣然於稱謂之際猶未大相
懸遼也馬援釃酒享士皆伏稱萬歲姚期叱門者曰
趣武帝詔山濤曰山太常雖居諒闇謝鯤言端拱廟
堂薛宣白言晉拱蒙成蔡邕楊賜碑統大麓之重潘
尼贈盧景宣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奄忽登遐
陸機父誄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和晉

曹攄一縣皆稱曰聖君司馬相如傳臨邛令日往朝相如魏相傳帶劍奏事霍光傳鴟鳴殿前樹上黃霸郡國上計吏長史一號先上殿自六代而後則無之矣宋孝武裁損諸王制度其禁始嚴見江夏王義恭傳

桓譚新論曰太原民爲介子推故隆冬不火食令陸翙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泥中是後漢書周舉遷并州刺史移文介子推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

已琴操云介子綏㷭死文公哀之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所謂隆冬及五日者恐記聞之誤今以百五日爲正

左傳云一介行李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采方勺云皐陶爲大理一本作大李天官書熒惑爲李徐廣注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黄帝李法顏師古注李者法官之號李與理通蓋人將行而理裝也左傳又云行理之命

班孟堅西京賦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李善引服虔注

以玉飾因名焉柳何㒳也屬玉水鳥名天子以植梁
穴為厭勝故上林諸觀多以水鳥名觀觀即館也見
西京雜記此不甚僻而服註乃爾
蹇産西京賦註以為高大貌上林賦則曰屈曲婆娑
王褒四子論註以為舞貌然若于婆娑又病態也㛹
嫳于虛賦張揖註衣聲也嵇生琴賦曰則曰鮮色也
轇葛即膠葛一註上清之氣一註雜亂貌也一註廣
大貌㟪嵲一註漸平一註險高嵗嵬子虛賦註羽飾
貌封禪書註委頓也南都賦註羽飾貌蓋隨文詁釋

非真有所考據也

註謝靈運詩天雞弄和風鳥也郭璞江賦天雞則云黑身一名莎雞按詩莎雞振羽羽蟲也然江賦所云天雞晨鳴鴝鵒鷗獸則非小蟲明矣

龍鍾蘇鶚解以爲不昌不翅擧之貌終不能釋字義一云竹名又以爲籦籠亦不明其爲狀態也

黃銀瑜石僞者謂爲一物非也禮斗威儀記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唐太宗賜房玄齡等黃銀帶時杜如晦新亡帝欲賜之以鬼神畏黃銀別賜黃金帶於

靈座廣志曰鍮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淘之則分鍾會芻蕘論云莠生似禾鍮石像金唐高宗上元中詔九品服淺碧鍮石八胯帶然則黃銀貴而鍮石賤也今二物不聞以爲貨亦鮮有裝飾者豈後世不復産耶按王莽作威斗以五色石銅爲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師古曰若今作鍮石之爲然則鍮石乃鑄成者也

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

方勺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山平識朝散郎顏作

在京抵當庫有以十數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試之石則正白然則貲銀者其亦丹砂所煉者耶

石蜜非蜜也本草云石飴也生武都此品今不見今所謂石蜜者糖精也按唐書西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上得其法令揚州煎諸蔗之汁造焉色味逾於西域異物志云交趾之蔗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棊凉州異物志云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蜂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逾輕註云煮而暴之則凝如石而甚輕可考見矣

孟光舉案齊眉按說文几屬也楊用修引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爲青玉盌且云光一婦人安能舉案則用修以案爲今之案卓耳以案作盌尤無據按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以今度之想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爲几屬耳或於案中別寘盌或徑寘食若孟光則力能舉石臼而況一案乎

堯千鍾孔百觚蓋自古言之而高允酒訓稱子思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是爲妄也

按百觚故為過辭一升亦非實錄鄉黨所云惟酒無量不及亂則夫子固善飲者也

宋五行志謝靈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甚其時人出入皆用門生扶曳靈運但多耳宋有宋搨石本右軍大令像譬冠博衣若半醉狀前後門生二人扶曳之與此正合

○古人吉禮尚左唯喪禮軍禮尚右左陽右陰故喪禮右也人左臂力少右臂力多故軍禮右也秦漢及胡元之世丞相將軍以下官俱先右而後左秦漢極

強元極大秦於金石文及本紀稱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可證唐玄宗時以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右相以李林甫楊國忠爲之而左相陳希烈常見素取充位而已當始皇及天寶之季亦最強大也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爲盛又樂府詩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爲樂也

涓石梁好畏見巳之影以爲鬼而驚死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睢不爭而聽孔子馬爲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圉

拙說而得疑亦寓言也

漢書高祖五年令田横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然漢書凡傳皆稱乘不如是分別也不然文帝之從代即位周亞夫之以太尉南討至六傳豈不緩事耶而四馬下足也

古象刑墨黥涅其幪嬰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也共艾畢以蒼白色作韠今罪人服之也菲對屨僨子作紼或非或枲爲屨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殺而不緣也亦可謂輕矣

孫樗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山物海人曰海中有魚額若華山之項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陰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杖不可枝釣魚為餌不足充饑楊用修全倣此而稍增益之

管仲初相齊以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賓公子開方游於衛季友游於魯蒙孫遊於楚其後復使公子舉游祭開方仍游衛出孫宿游楚以隰朋為大行甯戚為大司田王子成父為大司馬賓胥無為大司

理東郭牙爲大諫甚最後也以開方游衛十五年不
省覲而勸桓公勿用可謂能用人矣
司馬田穰苴傳人或疑之以左氏不載也按晏子云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玄端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
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
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
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
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

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錯之味金石之
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
人臣不敢與焉此事可入傳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曲入楚國而辭下堂墨子
見荊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見劉子名招
東方曼倩陸沈金馬爲大隱朝市之說其流弊至於
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生不仕死隱者皇
甫希之也見桓玄傳黃扉隱士者許叔也仕蜀好修
鍊見蜀檮杌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與進士不調始

隱終南有譽當世見本傳遊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胤也遨遊人間見本傳

少陵詩所謂投壺郭舍人者即與東方朔滑稽而不勝者也西京雜記稱郭舍人能投壺一箭七十餘驍顏光祿載汝南周璝會稽賀徽並能四十餘驍驍者自壺躍出復以手接之屢投屢躍不墜地也其名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衣妙者有蓮花驍

古樂府有鄭櫻桃篇櫻言石虎以妓女為后按晉書載紀云櫻桃是優童也虎溺嬖之信其讒至殺妻及

按十六國春秋則云櫻桃是冗從僕射鄭世達妓也太妃給虎虎嬖之立爲后又二石僞事云虎攻中山得鄭略妹爲妾信其讒而殺妻崔氏此歌辭合未知孰是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四字頗奇

孟嘗君客雞鳴狗盗而出秦難楚子發禮善偷者而却齊師

史稱齊文宣在東山飲酒投杯赫怒召於前爲

書將西討閩人震恐帝爲度隴之討二國甚略載其
全文曰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蕞爾秦隴久阻風化
混一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
下甲汾流沉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壁徑掩
長安梟彼兇首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其姦乃欲
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
明如日月宜普宣內外咸使聞知齊主覽投草於兇首
下足允言曰雖藏山沒水終不縱赦即此詔也
昔人以王右軍蘭亭詩敘比石崇金谷園詩序云若

軍其書楊用修嘗得其全文傳之及覽修文御覽所載云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二百口雞豬鵝鴨之屬莫不畢備用修所載缺此恐亦未是全文

蔡琰入胡為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女賀知章八十六有疾冥然始乞鑑湖為道士而宋祁傳之隱逸蓋修史者于節之臣難退之士故也

杜牧詩疊嶂巧分丁字水按水經丁溪水在泗東然福建汀州之名汀亦以溪水如丁字也巴江流亦如

巴字

沛國劉顯偏精班漢時人目之爲漢聖杜預研精左傳時人目之爲左氏癖同一精也一以稱聖一以稱癖

歲之爲遂也尺之爲赤也卷之爲弓也雖古書道經有之然而不可恒用也

荀子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子云

莊揚湯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儉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晉志稱漢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大駕車千乘騎萬匹以幸姬趙飛燕從屬車間豹尾中然則武帝世又有一趙飛燕耶抑李夫人之誤也

名山藏書者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土文括略禹禪會稽山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水經注石山有金簡玉字書禹發之得治

水之理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夫差使靈
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
示孔子曰禹書也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
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
金銀禹登衡山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　使者
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於皇帝之嶽禹乃
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爲山
海經荆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書千卷相傳秦人於
此而學因留之梁湘東王云訪小酉之逸典是也武

陵記天門山嚴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記塼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有藏道經者抱朴子云　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名山五嶽皆有之藏於石室太上真人靈寶秘文內符鍾山真人授禹禹更撰定爲一通一藏苗山一付雲水洞室玉帝七聖玄紀云舊文十五萬藏昆崙北洞大洞編目云鬱儀結隣藏玉屋中消魔洞飛龍隱訣云飛玄羽經藏峨眉山金太微黃書經云天黃三臣長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

藏一通於龜山

相物者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彘滎陽褚氏相牛又有浮丘伯相鶴經甯戚高堂隆相牛經嚴助相貝經師曠禽經伯樂周穆王諸葛穎徐成相馬經而相馬者又有寒風是相口齒麻胡相頰女厲相目衞忌相髭許鄙相尻代羯相胸脇管青相膹吻陳非相股脚秦牙相前君賞相後

解獸語者介葛盧見左傳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衞波傳又沈佺期詩云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侯瑾字子瑜見燉煌實錄又唐漢陽翁仲

解馬語見論衡　李南亦解馬語見抱朴子　詹何得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見韓非子　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見梁典

荀勗食飯而知炊者之爲勞薪乃故車軸脚也　符朗食鷄而知其栖之恒半露又能知鵝白黑毛處可謂玄解若玄晏食麥而云桃杏李三汁所漬則不難矣

〇史稱海西公無失德以牀笫之言易誣故謂其陰痿痿後生子不育時人憐之按五行志有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

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廢其三子以非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日南方獻甘露又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日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己子豈海西真痿耶抑温之所誣者正令人為謡言也

女子化為丈夫者漢末女子徐登化為丈夫有幻術晉安豐女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遂能御

女宣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
年鄜縣女子朱乾道三年永州史氏女慶元三年袁
州黃念四女括異志唐州蕭氏女大娘子並化爲男
丈夫化爲女子者華陽國志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
王寵之至亡國漢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嫁
人生一子建安七年越巂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
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
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
厥咎亡洪景盧謂爲釋證南渡後有之不爲災矣偏

因戊辰年爲記此

京房易妖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而宋書稱晉有兩女子一陰在臍上一在下皆淫而不産晉五行志云有陰在首者居楊州有一男子二陽累生俱能行人道而淫

增補藝苑巵言卷之十六 終